

诺冬小说系列

杀手保健

「比利时」阿梅丽·诺冬著

海天出版社

唐叶译

NOTHOMB

A. Nothomb

Hygiène de l'assassin



PANCHO



Hygiène de l'assassin

杀手保健

「比利时」阿梅丽·诺冬著

海天出版社

杀手 手 保 健

Attazione de l'assassi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手保健 / (比利时) 诺冬著; 唐叶译. 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0.9

(诺冬小说系列)

ISBN 7 - 80654 - 285 - x

I . 杀... II . ①诺... ②唐... III . 长篇小说-比利时-现代 IV . 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3214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 胡小跃 封面设计: 李 萌

责任技编: 卢志贵 责任校对: 陈 军 陈敏宜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: 11.375

字数: 160千 印数: 1 - 5000册

定价: 15.00元

图字: 19 - 1999 - 165号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2015/12/28

本书纯属虚构  七夜小说网

如与现在或过去的某人相像,纯属偶然。

责任编辑 胡小跃
封面设计 李 萌
责任技编 卢志贵
插 图 王建明

当恶毒的言语变成美丽的文字时，那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！阿梅丽·诺冬是注入我们过于规矩的法式花园里的一股硫酸。

——法国《新观察家》周刊

这个年轻的姑娘似乎有巴尔扎克的那种气势磅礴的狂怒，而她与西默农的共同点，在于与正统文学的决裂，表现出冷漠的一面。

——比利时《瞬间》杂志

阿梅丽·诺冬以一种愤怒的纯洁和邪恶的天真，把我们带到了死亡的边缘，在那里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面孔。就像在侦探小说中，侦探发现凶手就是他本人一样。

——法国《费加罗文学报》

不要犹豫，你也来读一读阿梅丽·诺冬的这本处女作，写得非常好，决不会让人厌倦，很带劲。这是尝试之作，也是大师手笔。在爱情的尽头游历与在地狱当中游历味道差不多。

——法国《外省报》

这本胆大而深刻、滑稽而悲壮的书具有多种声音，似乎向我们显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才能。

——瑞士《新闻报》

ISBN 7-80654-285-X

I·96 定价 15.00 元



阿梅丽·诺冬，生于日本，长在中国，现住巴黎，“三十出头的年纪，写了四十来部小说”，自称是“无国界作家”，作品多次获奖，其中不少被搬上银幕、荧屏或舞台，是目前欧洲最走红的畅销书作家之一。

本书是诺冬的代表作，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，并被拍成电影。小说写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塔施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，将不久于人世。临终之前，他破例允许几个记者采访他，但记者们一个个都被他雄辩的口才驳得哑口无言，最后，一位女记者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异常，步步紧逼，迫使他说出一个惊人的秘密：这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竟然是个杀人犯，而且杀的是他最喜爱的表妹……

目 录

1	杀手保健	阿梅丽·诺冬 著
		唐叶 译
	附：	
236	关于本书与本书作者	
330	《诚惶诚恐》(节选)	
343	《老人·少女·孤岛》(节选)	
348	编后余墨	

文豪活不了两个月了。消息传来，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渴望与这位 80 多岁的老人密谈一番。无疑，这位老人享有崇高的威望。看到《南甘谣言报》、《孟加拉观察家》（我们且列举几家）这样著名的日报都派密使追到这位法语小说家的床前，真让人不敢相信。就这样，塔施先生在去世前两个月对自己的知名度有了个概念。

他的秘书负责在申请者当中进行严格的挑选：他一笔勾销了所有外文报纸，因为这个垂死的老人只懂法语，而且不相信任何翻译；他

拒绝有色记者，因为老人上了年纪，开始说些种族主义的话，而这些话与他深刻的见解格格不入——研究塔施的专家们对老人想惹事时说的那些话感到不知所措。最后，秘书彬彬有礼地打发走了电视台、妇女杂志、政治倾向太强的报纸，尤其是医学杂志。这些医学杂志想知道这位伟人是怎么得了这种如此罕见的癌症的。

塔施先生知道自己得了可怕的埃森韦韦普拉兹症后不无骄傲，这种病说得通俗一点叫做“软骨症”。19世纪时，那个以他的名字给城市命名的学者，在卡宴的10来个苦役犯身上发现了这种病，那些苦役犯因杀人然后进行性暴力而被监禁。但此后这种病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塔施把这种诊断当作是一种意外的荣耀：他身体肥胖，无毛无须，除了声音以外，活像个太监。他怕自己死于某种愚蠢的心血管病。在拟墓志铭时，他还记得提及那个德国医生的伟大名字，多亏那位医生，他将体体面面地死去。

说真的，这个成天坐着不动的大胖子竟能一直活到83岁，让现代医学大惑不解。他胖成那个样子，几年前就承认再也走不动了。他对

营养师的建议置之不理，放开肚子大吃。而且，他每天抽 20 支哈瓦那雪茄，但他喝酒很有节制。很久以来就洁身了：他那颗几乎要被脂肪窒息的心脏运行良好。医生们找不到别的解释。他的长寿跟他将要夺去他生命的那种综合症的来源一样，让人感到神秘。

要是对这场即将来临的死亡作间接的报道，世界上随便哪家新闻机构都会挨骂。读者来信对此反映很大。根据现代新闻规律，被选中的记者越少，他们的报道便越让人期待。

传记作家已蠢蠢欲动，出版商也摩拳擦掌。当然，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在寻思，这种惊人的成功会不会言过其实？塔施真的进行了革新？不会仅仅是对陌生作者的天才模仿？他们列举了几个圈外人听不懂的名字作依据，随后便深入地大谈起来。其实，他们自己也没读过这些作者的著作。

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这个垂死者不同凡响。毫无疑问，那是一种成功。

这位写了 22 部小说的作者住在一栋普通建筑的底层。他需要一个没有楼梯的住所，因为他靠轮椅行动。他独自生活，没有任何宠物。

Hygiène de l'assassin

每天下午5点左右，一个十分勇敢的女护士来给他洗澡。他不能忍受别人替他买东西：他亲自去街区的杂货店买生活用品。他的秘书欧内斯特·格拉沃兰住在4楼，但尽量避免见他。格拉沃兰不时打电话给他。他开口总这样说：“对不起，亲爱的欧内斯特，我还没有死。”

然而，格拉沃兰老是对那些选中的记者重复说，老人有很多钱，他不是每年把收入的一半捐给一个慈善机构了吗？人们难道没有从他小说的某些人物身上发现这种秘密的慷慨吗？“当然，他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害怕，我首当其冲。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具有攻击性的面具很典雅：他喜欢扮演一个残酷无情的大胖子，以掩饰溢于言表的同情心。”这番话并没有使那些专栏记者感到心安，况且，他们不想丢掉别人所羡慕的那种恐惧，那种恐惧使他们具有了一层战地记者的色彩。

作家濒死的消息是1月10日传出来的。14日，第一个记者得以见到作家。他进入公寓，里面漆黑一团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坐在客厅正中扶手椅上的那个肥大的身影。那个80多岁

的老人只用阴沉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了句“你好，先生”，想让他自在些，但这个不幸的人却显得更加紧张。

“幸会，塔施先生。非常荣幸。”

录音机开着，等待这位沉默的老人说话。

“对不起，塔施先生，我能开灯吗？我看不清您的脸。”

“现在是早上10点，先生。我在这个时候不开灯。而且，只要你的眼睛习惯了黑暗，你很快就能看清的。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听我的声音就行了。这是我最美的东西。”

“真的，您的声音很美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沉默使这个闯入屋内的记者很尴尬，他在笔记本上记道：塔施严肃地沉默着。尽量避免说话。

“塔施先生，医生命令您住院，但遭到您的拒绝。全世界都赞赏您的这个决定。所以，第一个必须提的问题是：您感觉如何？”

“我的感觉和20年前的感觉一样。”

“这就是说……”

“没什么感觉。”

“对什么没什么感觉?”

“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感觉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我很佩服你。”

在病人无疑是中性的声音中，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。记者露出一丝苦笑，然后又问：

“塔施先生，跟您这样的人说话，我就不像我职业要求的那样拐弯抹角了。请允许我问问您，一位大作家知道自己就要死亡时是怎么想的？心情又如何？”

沉默。叹气。

“我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您不知道？”

“假如我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想，我就不会成为作家了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，您写作是为了最终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？”

“可能是这样。我有些记不清了，我早就不写作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您的最后一部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……”

“翻抽屉，先生。我的抽屉满得我死后 10

年中每年都可以出一部小说。”

“真是不可思议！您是什么时候停止写作的？”

“59岁的时候。”

“这么说，23年来，您的小说都是翻抽屉翻出的？”

“你计算得很准确。”

“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？”

“很难说：我多次开始，又多次停止。第一次是在6岁的时候，我写了一些悲剧。”

“6岁的时候写悲剧？”

“是的，诗体悲剧。写得不怎么好。7岁时停止了。9岁的时候我又旧病复发，写了一些哀歌，也是诗体的。我看不起散文。”

“让人吃惊，因为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散文家之一。”

“11岁的时候，我又停止了。一直到18岁，没有再写过一行字。”

记者在笔记本上写道：塔施接受了恭维，没有生气。

“那18岁的时候呢？”

“我重新开始写作。起初我写得很少，后来

越写越多。23岁时，我达到了巡航速，这种状况一直维持了59年。”

“您说的‘巡航速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除了写作，什么都不做。我不停地写。除了吃饭、抽烟和睡觉，我没有任何活动。”

“您从来不出去？”

“除非迫不得已。”

“事实上，谁也不知道您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。”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

“怎样才能让我相信您？”

“这是事实。从23岁到59岁，我的日子大同小异。对于这36年，我有一种漫长的回忆，清一色的，几乎分不清年代：我起床就写，写完就睡觉。”

“但您最终还是跟大家一样经受了战争。我想问一问，您是怎样填饱肚子的？”

记者知道自己接近了这个胖子一生中最主要的内容。

“啊，我想起那些年我吃得很差。”

“您记得很清楚！”

“我没有为此而感到痛苦。当时，我很贪

吃，但不讲究。我的香烟储备得很充足。”

“您是什么时候成为美食家的？”

“当我停止写作的时候。在这之前，我没有时间讲究美食。”

“您为什么停止写作？”

“59 岁生日那天，我觉得自己完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想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这就像更年期来临一样。我扔下了我没有写完的小说。这很好：在成功的生涯中，应该有一部小说没有写完，这样才能让别人相信。否则，别人会把您当作三流作家。”

“所以，您 36 年不间断地写作，然后，朝夕之间，一行都不再写了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那么，接下去的 24 年您干什么？”

“我跟你说了，我成了美食家。”

“总是贪吃？”

“不如说总处于贪吃状态吧。”

“除此之外呢？”

“你知道，贪吃是需要时间的。除此之外，几乎什么都不干。我重新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。啊，对了，我买了电视机。”

Hygiène de l'assassin